

# 感知集体连续性对传统文化传承意愿的影响

杨蕾<sup>1</sup> 尉兆梁<sup>\*2</sup> 陈维扬<sup>3</sup> 钟年<sup>1</sup>

(<sup>1</sup>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心理学系, 武汉, 430072)

(<sup>2</sup>福州大学应用心理学系, 福州, 350108) (<sup>3</sup>西南财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 成都, 611130)

**摘要** 文化传承是文明延续的重要载体, 有助于社会文化的发展进步。研究通过五个递进的子研究探索了感知集体连续性对传统文化传承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 感知集体连续性促进了传统文化传承意愿 (研究 1a、1b 和 2), 且文化敬畏在感知集体连续性和传统文化传承意愿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研究 3 和 4), 即感知集体连续性会催生对文化的敬畏感, 进而促进传统文化传承意愿。研究结果扩展了对感知集体连续性下游效应的理解, 揭示了其情绪机制。同时, 对传统文化传承心理前因的探索有助于为文化发展策略提供理论参考, 推动文化自信的树立。

**关键词** 感知集体连续性 传统文化传承 敬畏 文化心理学

## 1 引言

传统文化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一个民族或群体在长期历史过程中跨代传承所形成的知识、信仰、习俗和规范等 (张淑芳, 2021; Tonkinson, 2013; Tylor, 1871)。文化传承被视为通过教学、模仿或其他社会学习方式, 获取、储存影响个体行为信息的过程 (Odling-Smee & Laland, 2011; Peedicayil, 2001), 同时也被视为在社会成员中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纵向交接过程 (赵世林, 2002)。据此, 传统文化传承可以被理解为社会群体成员通过社会学习等多种方式使传统文化在群际和代际间得到传递和再生产的过程, 而传统文化传承意愿就是指个体参与和推动这一文化再生产过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Odling-Smee & Laland, 2011; Tonkinson, 2013; Yin et al., 2023)。

在全球化和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 文化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亟需得到关注 (Soini & Birkeland, 2014)。个体在文化传承尤其是传统文化传承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是文化延续与演变的直接执行者和承载者 (祁庆富, 2006; 王晨, 2015)。进一步说, 个体层面的传统文化传承意愿是理解和维系

这种宏观文化动态的关键因素。虽然最近有实证研究直接或间接地关注到了个体传统文化传承意愿的心理前因, 如怀旧感 (Yin et al., 2023) 和建构水平 (李雪珂等, 2024), 但总体而言研究基础仍相对薄弱, 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索。在树立文化自信的时代背景下, 本研究旨在探索感知集体连续性能否以及如何影响个体的传统文化传承意愿, 并检验文化敬畏在其中可能的中介作用。

### 1.1 感知集体连续性和传统文化传承

从时间维度探索个体感知一直受到心理学研究者的关注, Sani 等人 (2007) 提出“感知集体连续性” (perceived collective continuity) 的概念用来描述个体对所属群体在过去、现在和未来时间维度上的存在性和联系性的感知。具体来说, 这种感知主要基于两个维度: 文化连续性感知 (也被称为本质连续性感知) 和历史连续性感知 (也被称为叙事连续性感知)。前者是指个体对群体内信仰、规范和传统等核心价值观代际传递的连续性感知, 后者指个体对群体在不同时代发生的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性的感知。感知集体连续性不仅促进了个体对集体的积极情感, 如集体自尊、集体认同 (Sani et al., 2007, 2008), 同时在自我概念的发展中具有关

\* 通讯作者: 尉兆梁, E-mail: psyuzl@outlook.com

DOI:10.16719/j.cnki.1671-6981.20260116

键作用 (Sedikides et al., 2023; Smeekes & Verkuyten, 2014, 2015)。

感知集体连续性应能够正向预测个体的传统文化传承意愿。Kronfeldner (2021) 明确指出区别于生物遗传, 文化传承过程与传承主体的认知有关。诸多研究表明, 高感知集体连续性个体有着明显的高社会认同倾向 (Maoulida et al., 2023; Sani et al., 2007; Smeekes & Verkuyten, 2014)。社会认同理论 (social identity theory) 解释了个人如何通过群体归属来形成自我概念, 当个体认同某个群体时, 他们会努力维持这种认同感 (张莹瑞, 佐斌, 2006; Tajfel & Turner, 1979), 而个人对社会的认同包括对其所属群体文化的确认与接受 (崔新建, 2004)。因此, 当个体体验到其所属集体在文化和历史层面具有时空连续性时, 这种体验有助于深化其对集体文化的认同, 而对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弘扬态度正是文化认同在行为承诺方面的重要表现 (黄薇, 毕重增, 2021; Hu et al., 2014)。基于社会认同理论可推断, 集体连续性感知对与群体文化有关积极行为的激发具有关键作用。间接的实证证据显示, 当集体连续性被威胁时, 内群体成员更愿意参与维护集体文化的活动 (Smeekes et al., 2023)。综上所述, 本研究提出假设 1: 感知集体连续性能正向预测个体的传统文化传承意愿。

## 1.2 文化敬畏的中介作用

敬畏通常被定义为一种在面对超越个体理解或经验的宏大事物时产生的积极情绪反应 (Keltner & Haidt, 2003; Shiota et al., 2007)。已有研究表明, 敬畏感不仅可以影响个体认知, 如促进真实自我追求 (Jiang & Sedikides, 2022) 和高解释水平心理表征 (Septianto et al., 2021), 也具有明显的社会功能属性, 如促进捐赠、献血等亲社会行为 (Luo et al., 2022), 弱化独特性, 认同更宽泛的群体身份 (Shiota et al., 2007) 等。Keltner 和 Haidt (2003) 同时指出, 敬畏的对象具有多样性, 如自然界中的宏大景观 (山川、星空等)、具有超凡能力或卓越成就的个人、超自然的力量、神圣宗教仪式或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或文化价值的成就。在这个框架下, 对文化的敬畏感可被视为敬畏的一种形式, 是由文化的博大精深或历史悠久特性所触发的敬畏感 (Keltner & Haidt,

2003), 如参与传统仪式或参观博物馆时所产生的敬畏感 (Price et al., 2021; Su et al., 2020)。

首先, 感知集体连续性应能够预测更高的文化敬畏水平。根据敬畏原型模型 (Keltner & Haidt, 2003), 敬畏体验的产生应包含两个核心成分, 即知觉上的浩瀚 (perceived vastness) 和顺应需要 (need for accommodation)。知觉上的浩瀚指的是相比于惯常的参照体系, 个体感知到当前事物的强大、复杂或广阔性。这种浩瀚感知不仅仅指物理维度的广阔性 (如广袤的自然景观), 也可以是社会维度上的强大和深远影响 (如拥有厚重历史的群体或机构)。顺应需要是指个体主动调整惯常的认知框架以重新评估和适应这些超出日常经验的现象 (Keltner & Haidt, 2003)。集体连续性感知水平较高的个体通常将所属的集体视为一个在文化和历史层面超越时空限制的浩瀚实体 (Sani et al., 2007, 2008), 即将其视作为具有历史延续性和文化深刻性的存在。作为实体中的一员, 个体会倾向于通过评估、重构自身和群体的关系以更好地适应自己的集体身份, 构建个体文化认同从而满足顺应需要 (Maoulida et al., 2023; Smeekes & Verkuyten, 2015; Weststrate, 2021)。中华民族在长达数千年的岁月长河中, 孕育并发展了璀璨夺目、辉煌灿烂的民族文化, 绘就了一幅浩如烟海又精妙绝伦的中华文明长卷。中华文明是唯一以国家形态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 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特征 (张志强, 2024)。中华文明这种跨时空的历史文化赓续存在应能够使个体产生文化敬畏体验 (Keltner & Haidt, 2003)。综上所述, 感知集体连续性应能够通过激发对群体历史文化的浩瀚感知, 促使个体调整认知以适应这种广阔和复杂的现实, 从而引发更高水平的对于文化的敬畏。

进一步推测, 对于文化的敬畏应会促进个体的传统文化传承意愿。情绪具有深刻的社会功能, 情绪的产生与变化使个体能够适应其所处的社会关系或是更大范围的社会文化背景 (Mesquita et al., 2016)。敬畏作为一种典型的自我超越的情绪, 通过降低个体对自我重要性的觉知, 强化了个体与集体的联结, 促使个体关注更宏观的集体目标或利益以及积极地融入集体 (Bai et al., 2017; Shiota et al.,

2007; Stellar et al., 2017)。文化传承以集体利益为导向,保障了社会组织结构的稳定和持续发展,构成了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的核心(赵世林, 2002; Mesoudi & Thornton, 2018),更是人类进行生态位建设的重要手段(Odling-Smee & Laland, 2011)。因此,当个体体验到对其所属文化的敬畏时,这种情感体验应能够强化个体为集体文化利益做贡献的动机。来自特定文化领域的实证证据显示,游客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的敬畏感可以加深其对该活动的忠诚度,如向周围人宣传该活动或在未来继续参加该活动等(Su et al., 2020)。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2:文化敬畏在感知集体连续性和传统文化传承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

### 1.3 当前研究

本研究采用五个子研究探索了感知集体连续性与传统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及文化敬畏在二者间的中介作用。研究中所采用材料包括问卷信息、实验材料、原始数据等见: [https://osf.io/5g3tp/?view\\_only=8129f27b6a054839ab8f00a9383d94d7](https://osf.io/5g3tp/?view_only=8129f27b6a054839ab8f00a9383d94d7)。

## 2 研究1 感知集体连续性与传统文化传承意愿的关系

研究1包含两个子研究,分别在大学生群体和父母群体中抽样,并通过不同的传统文化传承意愿测量方式检验感知集体连续性与传统文化传承意愿之间的相关关系。

### 2.1 研究1a 感知集体连续性与传统文化传承意愿的相关关系

#### 2.1.1 被试和流程

研究1a采用大学生被试以检验感知集体连续性与传统文化传承意愿的相关关系。以往研究指出,样本量达到250有助于实现变量间相关系数的稳定估计(Schönbrodt & Perugini, 2013)。从西南某大学招募339名大学生被试,排除未通过注意检查者22人(在测谎题中未选择指定的选项),最终有效被试为317人(女性268名;  $M_{age} = 18.86$ 岁,  $SD_{age} = 1.06$ 岁,年龄在18~28岁之间)。所有数据通过问卷星平台在线收取。被试先阅读知情同意书,然后报告人口统计学信息,在完成一系列呈现顺序随机的问卷后被告知研究目的并获得相应报酬。

#### 2.1.2 材料

感知集体连续性。采用Sani等人(2007)编制的感知集体连续性量表(The Perceived Collective Continuity Scale)进行测量。该量表由两个维度组成,分别是感知文化连续性和感知历史连续性。文化连续性维度包含六项条目,如“中国人的文化(如共同价值观、信仰和态度)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历史连续性维度包含六项条目,如“中国历史是一连串相互关联的事件”。该量表尚缺乏已公开发表的中文修订版本,因此在正式施测前,先由一位心理学博士和一位高校心理学教师分别将量表英文版翻译为中文,共同讨论和修改后交由一位取得过心理学博士学位的英语专业教师进行回译,之后再行试测、调整以确定最终版本。为检验修订问卷的信度,通过问卷星平台以滚雪球抽样方式收集171份样本数据(女性138人,  $M_{age} = 21.31$ 岁,  $SD = 4.63$ 岁,年龄18~50岁)。结果显示,单个项目与总分的相关在.42~.80之间,信度检验结果显示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alpha = .84$ )。正式施测采用Likert 7级计分,从1 = “完全不同意”到7 = “完全同意”。取被试所有条目得分的平均数,分数越高,表明个体越觉得中国文化与历史具有跨越时空的连续性( $M = 6.15$ ,  $SD = .64$ ,  $\alpha = .79$ )。

传统文化传承意愿。采用黄薇等人(2021)编制的简易一般文化认同感量表中的行为承诺分量表对整体传统文化传承意愿进行测量。该分量表共四个条目,如“我愿意向别人介绍和讲述中华文化的历史”。采用Likert 7级计分,从1 = “完全不同意”到7 = “完全同意”。平均得分越高,表明个体越愿意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与传统( $M = 6.55$ ,  $SD = .72$ ,  $\alpha = .90$ )。

此外,为增强研究结果的稳健性,研究还加入了儒家传统价值观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作为控制变量。儒家文化思想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思想,在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塑造历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李泽厚, 1998)。采用儒家传统价值量表测量被试的儒家价值观水平。该量表共40个条目,采用Likert 4级计分,从1 = “不重要”到4 = “非常重要”。平均得分越高,表明个体在儒家传统价值观方面具有较高的认同度和践行度( $M =$

2.98,  $SD = .41$ ,  $\alpha = .95$ )。采用 Adler 等 (2000) 编制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量表 (The MacArthur Scale of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对被试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进行测量。被试需要在一个十级阶梯 (对应 1~10 分) 上标注自己所处的地位, 得分越高, 表明个体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越高。

### 2.1.3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共同方法偏差, 未旋转的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个因子解释了 27.69% 的方差变异, 小于临界值 50% (Aguirre-Urreta & Hu, 2019)。

### 2.1.4 结果

感知集体连续性与传统文化传承意愿呈显著正相关 ( $r = .59, p < .001$ ), 儒家传统价值观与感知集体连续性和传统文化传承意愿都呈正相关 ( $r = .17, p < .01; r = .26, p < .001$ )。感知集体连续性与传统文化传承意愿的正相关关系在控制了性别、年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儒家传统价值观后仍显著 ( $r_{\text{partial}} = .57, p < .001$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感知集体连续性和儒家传统价值观主效应显著 ( $\beta = .49, t = 10.37, p < .001; \beta = .21, t = 4.47, p < .001$ ), 交互效应显著 ( $\beta = .14, t = 2.91, p < .01$ )。对于高儒家传统价值观 ( $M + 1SD$ ) 的个体, 其感知集体连续性对传统文化传承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b = .61, t = 12.19, p < .001, 95\% \text{ CI} = [.510, .706]$ ; 低儒家传统价值观 ( $M - 1SD$ ) 的个体, 其感知集体连续性对传统文化传承意愿的正向效应虽仍显著但有所减弱,  $b = .38, t = 5.25, p < .001, 95\% \text{ CI} = [.236, .519]$ 。这说明高儒家传统价值观的个体比起低儒家传统价值观的个体, 其感知集体连续性对传统文化传承意愿有着更强的正向预测作用。

## 2.2 研究 1b: 感知集体连续性与传统文化传承意愿的相关关系

### 2.2.1 被试和流程

从中部地区某小学中共招募 554 名父母被试, 其均为在读孩子的主要照顾者。该样本量能够满足对于相关系数的稳定估计 (Schönbrodt & Perugini, 2013)。排除信息填写不完整 (例如未填写年龄) 和未通过注意检查者 79 人, 最终有效被试为 475 人

(女性 406 名;  $M_{\text{age}} = 37.20$  岁,  $SD_{\text{age}} = 4.32$  岁, 年龄在 27~49 岁之间)。一孩父母 116 人 (24.42%), 二孩父母 336 人 (70.74%), 三孩及以上父母 23 人 (4.84%)。所有数据通过问卷星平台在线收取, 流程同研究 1a。

### 2.2.2 材料

感知集体连续性。感知集体连续性的测量同研究 1a ( $M = 5.88, SD = .57, \alpha = .94$ ; Sani et al., 2007)。

传统文化传承意愿。使用 Yin 等人 (2023) 编制的亲子具体传统传承态度问卷和整体传统传承态度问卷对父母向子女进行传统文化传承的倾向性加以测量。具体传统传承态度问卷包含四个条目, 该问卷通过 Likert 7 级量表, 测量了被试在特定的中国传统节日 (中秋节、春节、清明节和端午节) 中对与子女共同参与现代活动或传统活动的偏好。例如, 在中秋节的背景下, 量表一端点被标记为“和孩子一起去看一场高质量的电影” (非传统活动, 1 分), 而另一个端点则为“与孩子一起赏月, 讲述中秋传说故事” (传统活动, 7 分)。平均分越高表示被试越倾向于带孩子参加传统活动, 即传统文化传承意愿越强 ( $M = 6.17, SD = .97, \alpha = .65$ )。整体传统传承态度问卷包含五个条目, 测量了被试对子女的一般性传统文化传承态度, 如“我愿意花时间带孩子体验传统文化”。该问卷采用 Likert 7 级计分, 从 1 = “完全不同意” 到 7 = “完全同意”。平均分数越高, 表明个体越倾向于将本民族文化传统传递给子女 ( $M = 6.20, SD = .79, \alpha = .94$ )。

为增强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采用长期取向作为控制变量。He 和 Sun (2020) 融入儒家思想编制了个体层面的新长期取向量表 (The New Long-Term Orientation Scale), 该量表共 12 个条目, 如“尊重传统对我是重要的”。该量表的核心是关注个体从整体上看待时间的态度, 而感知集体连续性反映的是个体对集体完整性和延续性的时间态度 (Sani et al., 2007)。因而新长期取向量表在研究 1a 仅使用儒家传统价值观量表的基础上, 兼顾了个体的时间态度, 且相比儒家传统价值观量表来说条目较少。采用 Likert 7 级计分 (1 = “完全不同意”, 7 = “完

全同意” )。得分越高,表明个体越从连续性和整体性角度感知时间且重视儒家传统思想 ( $M = 6.07$ ,  $SD = .69$ ,  $\alpha = .88$ )。此外,被试还报告孩子个数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同研究 1a)。

### 2.2.3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共同方法偏差,未旋转的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个因子解释了 39.91% 的方差变异。此外,使用 Mplus 8 进行未测量潜在方法因子法(Unmeasured Latent Method Construct, ULMC)检验,结果显示双因子模型相比原始模型拟合度无显著提高,说明不存在严重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汤丹丹,温忠麟,2020; Aguirre-Urreta & Hu, 2019)。

### 2.2.4 结果

感知集体连续性与具体传统文化传承意愿 ( $r = .12$ ,  $p < .01$ ) 和整体传统文化传承意愿 ( $r = .54$ ,  $p < .001$ ) 均呈显著正相关。长期取向与感知集体连续性呈正相关 ( $r = .48$ ,  $p < .001$ ), 与具体传统文化传承态度和整体传统文化传承态度都呈正相关 ( $r = .10$ ,  $p < .05$ ;  $r = .67$ ,  $p < .001$ )。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孩子个数、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长期取向后,感知集体连续性与具体传统文化传承意愿 ( $r_{\text{partial}} = .09$ ,  $p < .05$ ) 和整体传统文化传承意愿 ( $r_{\text{partial}} = .34$ ,  $p < .001$ ) 的正相关关系仍然显著。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感知集体连续性能正向预测整体传统文化传承意愿 ( $\beta = .27$ ,  $t = 7.09$ ,  $p < .001$ ) 和具体传统文化传承意愿 ( $\beta = .12$ ,  $t = 2.22$ ,  $p < .05$ )。长期取向能正向预测整体传统文化传承意愿 ( $\beta = .51$ ,  $t = 12.72$ ,  $p < .001$ ), 不能预测具体传统文化传承意愿 ( $p > .05$ )。此外,感知集体连续性与长期取向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 $p > .05$ ;  $p > .05$ )。

## 3 研究 2 感知集体连续性对传统文化传承的影响

在研究 1a 和 1b 中,我们通过大学生样本和父母样本发现,感知集体连续性与个体的传统文化传承意愿间呈显著、稳健的正相关关系。然而,研究 1a 和 1b 均采用横断面相关研究设计,无法检验两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因此研究 2 采用实验设计,以进一步检验感知集体连续性和传统文化传承意愿之

间的因果关系。

### 3.1 被试

依据 mini 元分析方法,将研究 1 中的偏相关系数进行加权分析,得到  $d$  值为 .75, 95%CI = [.635, .873]。设置稳定性通道宽度  $w = .10$ , 根据 Monte Carlo 模拟法,  $d = .75$ , 为达到 90% 的统计检验力,预计至少需要样本量为 100 人 (Muthén & Muthén, 2002)。在见数 Credamo 平台上共招募 198 名被试。排除未通过注意力检测和不符合作答要求(例如写作任务未达到要求字数)共 13 人,最终有效被试 185 人(女性 114 名;  $M_{\text{age}} = 32.33$  岁,  $SD_{\text{age}} = 9.04$  岁,年龄范围在 18~62 岁)。

### 3.2 实验设计与程序

本研究采用单因素两水平被试间实验设计,被试在作答前阅读知情同意书、填写人口学信息,随后被随机分配到集体连续性启动组(94 人)和控制组(91 人)。参考已有研究设计 (Smeekes & Verkuyten, 2014), 集体连续性启动组被试首先需要阅读一份关于集体连续性概念的通俗介绍,然后被试需要列举体现本文化连续性的例子。控制组被试则首先阅读关于日记概念的介绍,然后回忆并写下最近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一件事。在完成写作任务后,被试填写四项感知集体连续性的操纵检验条目 (Sani et al., 2007; Smeekes & Verkuyten, 2014)。操纵检验四个条目均采用 Likert 7 级计分,从 1 = “完全不同意”到 7 = “完全同意” ( $M = 6.05$ ,  $SD = .67$ ,  $\alpha = .66$ )。

接下来,被试完成整体传统文化传承态度和具体传统文化传承态度的测量,两项测量的呈现顺序随机。其中,整体传承态度的测量同研究 1a ( $M = 6.28$ ,  $SD = .58$ ,  $\alpha = .70$ )。具体传承态度的测量改编自 Yin 等人 (2023) 的亲子间具体传统传承态度问卷。改编后的问卷共设置了 4 项具体的传统活动(舞龙、戏曲、放风筝和龙舟赛),对应四项非传统活动(户外旅游,话剧或音乐会,电影和游乐园)。采用 Likert 7 级计分方式,得分越靠近某个端点表明被试更倾向于进行该项活动(如,1 = “我会和家人或朋友去户外旅游”,7 = “我会和朋友或家人去体验或参与舞龙”) ( $M = 5.86$ ,  $SD = 1.09$ ,  $\alpha = .69$ )。

### 3.3 结果

首先，我们对实验操纵的有效性进行检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集体连续性启动组被试的感知集体连续性 ( $M = 6.28, SD = .41$ ) 显著高于对照组 ( $M = 5.82, SD = .80$ )， $t(132.88) = 4.93, p < .001, d = .73, 95\% CI = [.433, 1.029]$ ，实验操作有效唤起了被试的集体连续性感知。接下来，我们对于研究的主要假设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实验组的整体传承态度 ( $M = 6.41, SD = .40$ ) 显著高于对照组 ( $M = 6.14, SD = .70$ )， $t(183) = 3.15, p < .01, d = .46, 95\% CI = [.170, .754]$ 。同时，实验组的具体传承态度 ( $M = 6.05, SD = .90$ ) 也显著高于对照组 ( $M = 5.67, SD = 1.23$ )， $t(164.69) = 2.34, p < .01, d = .35, 95\% CI = [.054, .635]$ 。表明个体越感知到所在集体具有连续性，越愿意去继承和弘扬所在集体的文化传统。

## 4 研究3 文化敬畏的中介作用

研究3以问卷方式，将文化敬畏作为中介变量，对其在感知集体连续性影响传统文化传承意愿的中介作用进行探索。

### 4.1 被试与流程

样本量估计方法同研究2，预计需要100名被试 (Muthén & Muthén, 2002)。考虑到本研究需检验中介效应，我们适当增加了样本量以获得足够的统计检验力。研究通过问卷星平台在高校内进行数据收集，共招募245名被试，排除未通过注意力检测者60人，最终有效被试185人 (女性135名； $M_{age} = 22.61$ 岁， $SD_{age} = 5.66$ 岁，年龄范围在18~52岁)。流程同研究1a。

### 4.2 材料

感知集体连续性。感知集体连续性的测量同研究1a ( $M = 5.94, SD = .66, \alpha = .83$ ; Sani et al., 2007)。

传统文化传承意愿。传统文化传承意愿的测量同研究1a ( $M = 6.01, SD = 1.00, \alpha = .93$ ; 黄薇, 毕重增, 2021)。

文化敬畏。对Jiang等人(2022)的敬畏量表进行改编用以更贴合关于文化的测量目的。该量表共6个条目，改编后的条目如“我经常对文化感到敬畏”。采用Likert 7级计分，从1 = “完全不同意”

到7 = “完全同意”。平均得分越高，表明个体体验到的关于文化的敬畏情绪越强烈 ( $M = 5.45, SD = .88, \alpha = .87$ )。

综合参考研究1a和1b，采用长期取向 (同研究1b,  $M = 5.46, SD = .72, \alpha = .84$ ) 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同研究1a) 测量作为控制变量以增强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 4.3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共同方法偏差，未旋转的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个因子解释了29.74%的方差变异，表明本研究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Aguirre-Urreta & Hu, 2019)。

### 4.4 结果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传统文化传承意愿与感知集体连续性呈显著正相关 ( $r = .45, p < .001$ )。传统文化传承意愿与文化敬畏呈显著正相关 ( $r = .51, p < .001$ )。感知集体连续性与文化敬畏呈显著正相关 ( $r = .47, p < .001$ )。另外，长期取向与感知集体连续性、文化敬畏和传统文化传承意愿均呈正相关 ( $r = .23, p < .01; r = .27, p < .001; r = .47, p < .001$ )。

我们进一步检验文化敬畏在其中可能的中介作用。以感知集体连续性为自变量，传统文化传承意愿为因变量，文化敬畏为中介变量，以人口学信息和长期取向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变量标准化之后，在SPSS插件宏程序PROCESS中，基于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法进行统计分析，反复抽样5000次。结果显示，文化敬畏在感知集体连续性和传统文化传承意愿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如图1所示。总效应 = .35,  $SE = .06, 95\% CI = [.229, .477]$ ; 间接效应 = .14,  $SE = .05, 95\% CI = [.046, .248]$ ; 直接效应 = .22,  $SE = .07, 95\% CI = [.088, .347]$ 。感知集体连续性可以正向预测对文化的敬畏，进而正向预测传统文化传承意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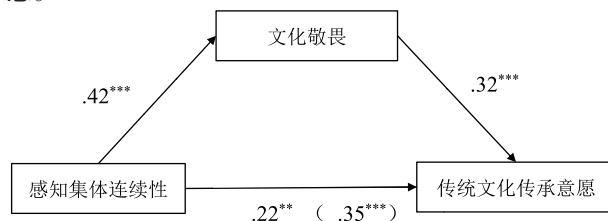


图1 感知集体连续性通过文化敬畏影响传统文化传承意愿的中介模型图

## 5 研究4 文化敬畏的中介作用：实验研究

研究4采用实验设计，通过操纵被试的感知集体连续性，以进一步验证感知集体连续性影响传统文化传承意愿的中介路径。

### 5.1 被试

样本量估计方法同研究2、3 (Muthén & Muthén, 2002)。通过见数 Credamo 共招募 183 名被试，排除未通过注意力检测和不符合作答要求 17 人 (写作未达到要求字数)，最终有效被试为 162 人 (女性 103 名;  $M_{age} = 29.99$  岁,  $SD_{age} = 8.33$  岁, 年龄范围在 18~67 岁)。

### 5.2 研究设计与程序

本研究采用单因素两水平被试间实验设计，所有被试在作答前阅读了知情同意书，然后完成人口学信息，再被系统随机分配到实验组，即集体连续性启动组 (81 人)，和控制组 (81 人)。实验操纵同研究 2。

在完成写作任务后，被试填写感知集体连续性测量条目 (Sani et al., 2007)。考虑到在研究 2 中感知集体连续性操纵检验条目信度相对较低 ( $\alpha = .66$ )，因此参考以往研究 (Roth et al., 2017)，每个维度采用四个条目进行施测 (1 = “完全不同意” 到 7 = “完全同意”;  $M = 5.98$ ,  $SD = .60$ ,  $\alpha = .73$ )。

接下来，被试完成随机呈现的文化敬畏测量 (同研究 3,  $M = 5.79$ ,  $SD = .55$ ,  $\alpha = .62$ ) 以及整体传统文化传承意愿和具体传统文化传承意愿的测量 (同研究 2,  $M = 6.21$ ,  $SD = .57$ ,  $\alpha = .68$ ;  $M = 5.56$ ,  $SD = 1.20$ ,  $\alpha = .65$ )。

### 5.3 结果

首先，我们对实验操纵的有效性进行检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实验组的感知集体连续性 ( $M = 6.17$ ,  $SD = .45$ ) 显著高于对照组 ( $M = 5.78$ ,  $SD = .66$ )， $t(141.31) = 4.32$ ,  $p < .001$ ,  $d = .68$ , 95% CI = [.360, .994]，表明实验操作有效。

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集体连续性启动组的整体传承态度 ( $M = 6.34$ ,  $SD = .44$ ) 显著高于对照组 ( $M = 6.08$ ,  $SD = .66$ )， $t(160) = 3.02$ ,  $p < .01$ ,  $d = .48$ , 95% CI = [.162, .786]。同时，实验组的具体传承态度 ( $M = 5.89$ ,  $SD = 1.14$ ) 也显著高

于对照组 ( $M = 5.24$ ,  $SD = 1.17$ )， $t(160) = 3.55$ ,  $p < .001$ ,  $d = .56$ , 95% CI = [.243, .871]。此外，实验组的文化敬畏水平 ( $M = 5.88$ ,  $SD = .53$ ) 显著高于对照组 ( $M = 5.70$ ,  $SD = .57$ )， $t(160) = 2.03$ ,  $p < .05$ ,  $d = .32$ , 95% CI = [.008, .6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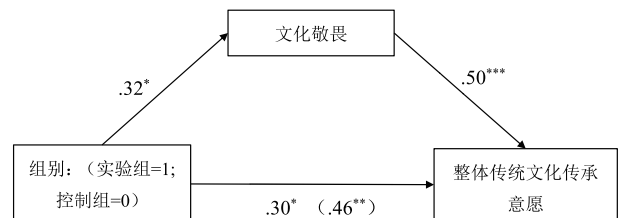


图2 感知集体连续性通过文化敬畏影响整体传统文化传承意愿的中介模型图

以感知集体连续性为自变量 (实验组 = 1, 控制组 = 0)，传统文化传承意愿为因变量，文化敬畏为中介变量，对所有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后检验中介假设。在 SPSS 插件宏程序 PROCESS 中，基于偏差校正的 Bootstrap 法进行统计分析，选择模型 4，反复抽样 5000 次。结果显示，文化敬畏在感知集体连续性和整体传统文化传承意愿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如图 2 所示。总效应 = .46,  $SE = .15$ , 95% CI = [.003, .160]; 间接效应 = .16,  $SE = .09$ , 95% CI = [.007, .360]; 直接效应 = .30,  $SE = .13$ , 95% CI = [.031, .569]。文化敬畏在感知集体连续性和具体传统文化传承意愿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总效应 = .54,  $SE = .15$ , 95% CI = [.239, .839]; 间接效应 = .05,  $SE = .04$ , 95% CI = [-.012, .134]; 直接效应 = .49,  $SE = .15$ , 95% CI = [.191, .793]。其中，感知集体连续性对文化敬畏的直接效应为 .32,  $p < .05$ ,  $SE = .16$ , 95% CI = [.008, .623]，文化敬畏对具体传统文化传承意愿的直接效应为 .15,  $p > .05$ ,  $SE = .08$ , 95% CI = [-.004, .298]。

## 6 讨论

本研究通过五个子研究发现，感知集体连续性会增强个体的传统文化传承意愿，且文化敬畏在其中起中介作用。具体而言，研究 1a 和 1b 发现感知集体连续性和传统文化传承意愿呈正相关关系，研究 2 进一步验证了两者间的因果关系。研究 3 和 4 分别通过横断面研究设计和实验的方法，发现文化敬畏在感知集体连续性和传统文化传承意愿之间起

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感知集体连续性对传统文化传承意愿具有正向预测作用，扩展了对传统文化传承意愿前因变量的研究（李雪珂等，2024；Yin et al., 2023）。Chandler 等人（2003）认为，将文化视为一个连续体对个人心理发展极为重要，因为文化连续性将个人与集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紧密联系在一起（Usborne & de la Sablonnière, 2014），个体通过将自己置于一个宏大且不断发展的集体中来构建文化身份认同（Smeekes & Verkuyten, 2014, 2015；Weststrate, 2021），从而获得“象征性的不朽”（Pyszczynski et al., 1997）。相反，集体不连续的感知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心理后果，如自杀意念等（Sedikides et al., 2023）。据此，为了维持积极的自我连续性和文化身份认同，集体成员会更倾向于维护和传承传统文化以延续集体存在。

本研究还发现集体连续性感知可以激发个体对文化的敬畏感，这种文化敬畏感进而使个体更有动力去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情绪的产生发展根植于当前社会互动和文化环境（Mesquita et al., 2016），同时也受到了宏观文化演化系统的影响（Lindquist et al., 2022）。中华文明历经千年的文化积淀与传承，使得中国人情感中的“敬畏”不仅局限于对自然的敬畏，还可能融合了对历史文化的敬畏感。现有敬畏心理学研究大部分专注于由自然环境刺激诱发的敬畏情绪（例如自然视频启动或实地体验）（Schaffer et al., 2024），忽视了从文化维度对敬畏知识结构的拓展（潘文静，李向平，2024）。本研究的发现拓展了对敬畏类型的认识，表明敬畏不仅是跨文化的普遍现象，更是在特定历史和文化语境下不断扩展与丰富的情感构建。另外，敬畏对传统文化传承意愿的促进作用丰富了敬畏亲社会效应的内容。根据敬畏的“小我假说”和“真我假说”，敬畏可以通过减少自我中心，增强对群体和他人的关注，进而促进社会凝聚力和合作行为（赵越等，2023）。根据研究结果，敬畏作为一种情感机制，可促使个体将自身角色定位于更广阔的文化历史，强化维持和传承群体文化的亲社会意愿，以确保群体的适应性和延续性。

另外，本研究将感知集体连续性的结果变量拓

展到了情绪领域。以往关于感知集体连续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对内外群体的态度方面，高感知集体连续性的个体能够更好地融入所属社群，其与高水平的幸福感（Maoulida et al., 2023；Sani et al., 2007）和集体自尊和认同（Sani et al., 2007, 2008）有关，同时高感知集体连续性也会激发个体对外群体的防御性反应，如对外群体成员融入的排斥（Maoulida et al., 2021）。除此之外，本研究结果表明，感知集体连续性还可以预测个体对文化的敬畏感。敬畏的核心成分强调当面对引起敬畏的刺激物时，个体会主动调整已有认知框架，以适应当下境况（Keltner & Haidt, 2003）。这意味着，感知集体连续性在强化个体与其文化身份联系的同时，也增加了个体对其所属文化的敬畏感。这种独特的情绪机制有助于个体进一步适应其文化身份，并对文化的繁荣传承有着积极作用。

最后，虽然研究4重复出了研究2和3的主要结果，然而文化敬畏在感知集体连续性和具体传统文化传承态度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具体传统文化传承态度的测量在此研究情境下包含了一些混淆因素。具体来说，具体传统文化传承态度采用双极量表测量方式，现代活动端的测量项目中涉及户外旅游这类亲近自然的内容，而敬畏本身就具有强化个体与自然的联结的功能（Ng et al., 2023），从而可能混淆了敬畏对具体传统文化传承的效应，导致中介效应不显著。

在树立、增强文化自信的时代背景下，探索集体连续性认知影响传统文化传承的内在机制展现出重要的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文化自信的基础是文化主体性，继承传统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构建的重要组成方面（王莹，2024）。文化传承作为集体记忆的载体（Liao & Dai, 2020）和人类进行生态位建设的重要手段（Odling-Smee & Laland, 2011），不仅可推动本民族的文化发展，同时对全人类的文化交流互鉴也具有重要意义（韩志斌等，2023）。根据本研究发现，个体认知在传统文化传承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个体将集体文化和历史视为一个跨时空的整体，顺应性地构建了文化身份认同，从而推动了文化的再生产。此外，本研究的发现还可以帮助制定有效的文化保护与传承策

略, 如通过媒体渠道生动展现本民族文化和历史的连续性, 进而强化个体文化活动参与意愿, 促进中华文化生生不息。

## 7 研究局限和展望

本研究从心理学角度对影响传统文化传承的心理因素和机制做了初步探索, 在目前研究中仍存在一些局限和未来可关注的方向。首先, 本研究中具体传统文化传承意愿测量采用的双极量表在设计上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方面, 中华传统文化不仅种类繁多, 且因地域、家庭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很可能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 另一方面, 双极量表的设计在现代与传统文化并存的社会环境下存在弊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并不代表放弃现代文化活动, 而当前双极量表的设计可能会使被试选择受到限制, 导致未能充分捕捉到个体文化传承意愿的复杂性。因此, 目前测量工具所涉及内容有限可能无法覆盖文化本身的多样性及所在其中群体的复杂性, 造成测量不准确。未来研究可以在测量工具的设计上进行更多探索, 更好地反映文化传承意愿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比如, 可以考虑引入更细致的行为指标进行文化传承意愿的测量 (Yin et al., 2023), 以更全面地理解文化传承的多维特征。同时, 也可以将样本量扩大至涵盖多个地域、多个民族以及多个年龄段的群体, 从而更全面地捕捉到整体的文化态度。

其次, 本研究结论是否可以迁移至其他文化中还需被进一步检验。对比中外感知集体连续性的平均分可发现, 本研究中被试在此量表上的得分普遍高于国外被试 (Maoulida et al., 2023; Sani et al., 2007; Smeekes & Verkuyten, 2014), 这可能是由于中华文脉赓续未断的历史文化背景。因此, 本研究结论有待在其他文化背景下进行验证。同时, 正因此深刻的文化影响, 在研究设计方面本研究还有可完善之处。比如, 未来有关横断研究可以多采用文化传承行为指标或多时间点数据收集等方式, 以降低依赖自我报告问卷可能带来的偏差 (汤丹丹, 温忠麟, 2020)。实验研究也需要加入无法通过实验设计排除的控制变量进一步增强结果的可靠性。

最后, 感知集体连续性的效价可作为边界条件被未来研究关注。以往研究显示, 当群体内的负面历史事件被呈现时, 感知历史连续性反而比感知历史不连续性带来更多的身份威胁 (Roth et al., 2017)。具有积极而不是消极历史背景连续集体, 更容易引发参与集体行动意图, 同时, 与过去的负面身份分离会导致更高的外群排斥 (Maoulida et al., 2021)。换言之, 现有群体成员可能会倾向于与负面的过去 (如不文明的传统、不光彩的历史) 割席, 以此来避免心理失调和维护现有群体。因此, 消极的集体连续性是否会降低文化传承意愿, 可作为未来研究的探索方向。

## 参考文献

- 崔新建. (2004). 文化认同及其根源.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4, 102-104.
- 韩志斌, 邹芙蓉, 郑威, 徐昭峰, 谢乃和, 梁晨, 郭辉, 董杰. (2023). 文化传承与文明互鉴的历史阐释 (笔谈).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62(6), 1-32.
- 黄薇, 毕重增. (2021). 简易一般文化认同感问卷的编制. *心理学进展*, 11(2), 620-626.
- 李雪珂, 黄薇, 毕重增. (2024). 建构水平对文化自信的影响. *心理科学*, 47(2), 432-439.
- 李泽厚. (1998). *论语今读*. 安徽文艺出版社.
- 潘文静, 李向平. (2024). 敬畏研究的知识结构与边界拓展. *心理研究*, 17(5), 411-417.
- 祁庆富. (2006).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传承及传承人. *西北民族研究*, 3, 114-123.
- 汤丹丹, 温忠麟. (2020).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问题与建议. *心理科学*, 43(1), 215-223.
- 王晨. (2015). 个体经验与集体记忆: 非遗传承机制演变与发展研究. *南京社会科学*, 11, 119-124.
- 王莹. (2024). 中华文化遗产发展进程中的文化主体性、文化自信与文明互鉴. *理论月刊*, 9, 20-29.
- 赵世林. (2002). 论民族文化遗产的本质.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3, 10-16.
- 张淑芳. (2021). 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仪式化传播机制研究. *宁夏社会科学*, 2, 194-200.
- 张莹瑞, 佐斌. (2006). 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 *心理科学进展*, 14(3), 475-480.
- 张志强. (2024). 中华之道: 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哲学阐释. *史学理论研究*, 3, 4-14.
- 赵越, 胡小勇, 马佳馨. (2023). 敬畏的亲社会效应: 小我与真我的作用. *心理科学进展*, 31(11), 2171-2182.
- Adler, N. E., Epel, E. S., Castellazzo, G., & Ickovics, J. R. (2000). Relationship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social status with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 functioning: Preliminary data in healthy, White women. *Health Psychology*, 19(6), 586–592.
- Aguirre-Urreta, M. I., & Hu, J. (2019). Detecting common method bias: Performance of the Harman's single-factor test. *ACM SIGMIS database: The DATABASE for Advances in Information Systems*, 50(2), 45–70.
- Bai, Y., Maruskin, L. A., Chen, S., Gordon, A. M., Stellar, J. E., McNeil, G. D., Peng, K., & Keltner, D. (2017). Awe, the diminished self, and collective engagement: Universals and cultural variations in the small self.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3(2), 185–209.
- Chandler, M. J., Lalonde, C. E., Sokol, B. W., Hallett, D., & Marcia, J. E. (2003). Personal persistence, identity development, and suicide: A study of Native and Non-native North American adolescents. *Monographs of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ld Development*, 68(2), 1–138.
- He, J., & Sun, L. (2020). Does continuity matter? Developing a new long-term orientation structure in a cross-cultural context: A study on supply chain relationships.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88, 186–194.
- Hu, F., Wang, P., & Li, L. (2014). Psychometric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Multiethnic Adolescent Cultural Identity Questionnaire.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26(4), 1356–1368.
- Jiang, T., & Sedikides, C. (2022). Awe motivates authentic-self pursuit via self-transcendence: Implications for prosocia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23(3), 576–596.
- Keltner, D., & Haidt, J. (2003). Approaching awe, a moral, spiritual, and aesthetic emotion. *Cognition and Emotion*, 17(2), 297–314.
- Kronfeldner, M. (2021). Digging the channels of inheritance: On how to distinguish between cultural and biological inheritance.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376(1828), 20200042.
- Liao, Z., & Dai, G. (2020). Inheritance and dissemination of cultural collective memory: An analysis of a traditional festival. *Sage Open*, 10(1), 1479825121.
- Lindquist, K. A., Jackson, J. C., Leshin, J., Satpute, A. B., & Gendron, M. (2022). The cultural evolution of emotion. *Nature Reviews Psychology*, 1(11), 669–681.
- Luo, L., Zou, R., Yang, D., & Yuan, J. (2022). Awe experience triggered by fighting against COVID-19 promotes prosociality through increased feeling of connectedness and empathy.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18(6), 866–882.
- Maoulida, H., Tavani, J. L., Collange, J., & Urdapilleta, I. (2023). Effect of collective continuity on individual well-being. *Peace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Psychology*, 30(2), 185–197.
- Maoulida, H., Tavani, J. L., & Urdapilleta, I. (2021). When past group events and identities define the present: Effect of perceived collective continuity on defensive behaviors of the French in-group. *Journal of Pacific Rim Psychology*, 15, 83194402.
- Mesoudi, A., & Thornton, A. (2018). What is cumulative cultural evolution?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285(1880), 20180712.
- Mesquita, B., Boiger, M., & De Leersnyder, J. (2016).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emotions.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8, 31–36.
- Muthén, L. K., & Muthén, B. O. (2002). How to use a Monte Carlo study to decide on sample size and determine power.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9(4), 599–620.
- Ng, S. T., Leung, A. K. Y., & Chan, S. H. M. (2023). Through the lens of a naturalist: How learning about nature promotes nature connectedness via aw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92, 102069.
- Odling-Smee, J., & Laland, K. N. (2011). Ecological inheritance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What are they and how do they differ? *Biological Theory*, 6(3), 220–230.
- Peedicyal, J. (2001).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Medical Hypotheses*, 56(2), 158–159.
- Price, C. A., Greenslit, J. N., Applebaum, L., Harris, N., Segovia, G., Quinn, K. A., & Krogh-Jespersen, S. (2021). Awe & memories of learning in science and art museums. *Visitor Studies*, 24(2), 137–165.
- Pyszczynski, T., Greenberg, J., & Solomon, S. (1997). Why do we need what we need? A terror management perspective on the roots of human social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Inquiry*, 8(1), 1–20.
- Roth, J., Huber, M., Juenger, A., & Liu, J. H. (2017). It's about valence: Historical continuity or historical discontinuity as a threat to social identity. *Journal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Psychology*, 5(2), 320–341.
- Sani, F., Bowe, M., Herrera, M., Manna, C., Cossa, T., Miao, X., & Zhou, Y. (2007). Perceived collective continuity: Seeing groups as entities that move through tim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7(6), 1118–1134.
- Sani, F., Bowe, M., & Herrera, M. (2008). Perceived collective continuity and social well-being: Exploring the connec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8(2), 365–374.
- Schaffer, V., Huckstepp, T., & Kannis-Dymand, L. (2024). Awe: A systematic review within a cognitive behavioural framework and proposed cognitive behavioural model of aw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Positive Psychology*, 9(1), 101–136.
- Schönbrodt, F. D., & Perugini, M. (2013). At what sample size do correlations stabilize?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47(5), 609–612.
- Sedikides, C., Hong, E. K., & Wildschut, T. (2023). Self-continuity.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74(1), 333–361.
- Septianto, F., Seo, Y., Li, L. P., & Shi, L. (2021). Awe in advertis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an abstract mindset. *Journal of Advertising*, 52(1), 24–38.
- Shiota, M. N., Keltner, D., & Mossman, A. (2007). The nature of awe: Elicitors, appraisals, and effects on self-concept. *Cognition and Emotion*, 21(5), 944–963.
- Smeekes, A., Sedikides, C., & Wildschut, T. (2023). Collective nostalgia: Triggers and consequences for collective action inten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62(1), 197–214.
- Smeekes, A., & Verkuyten, M. (2014). Perceived group continuity, collective self-continuity, and in-group identification. *Self and Identity*, 13(6), 663–680.
- Smeekes, A., & Verkuyten, M. (2015). The presence of the past: Identity continuity and group dynamics.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26(1), 162–202.

- Soini, K., & Birkeland, I. (2014). Exploring the scientific discourse on cultural sustainability. *Geoforum, 51*, 213–223.
- Stellar, J. E., Gordon, A. M., Piff, P. K., Cordaro, D., Anderson, C. L., Bai, Y., Maruskin, L. A., & Keltner, D. (2017). Self-transcendent emotions and their social functions: Compassion, gratitude, and awe bind us to others through prosociality. *Emotion Review, 9*(3), 200–207.
- Su, X., Li, X., Wang, Y., Zheng, Z., & Huang, Y. (2020). Aw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perspective of ICH tourists. *Sage Open, 10*(3), 1479864987.
- Tajfel, H., & Turner, J. C. (1979).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intergroup conflict. In W. G. Austin & S. Worchel (Ed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pp. 33–47). Brooks/Cole.
- Tonkinson, R. (2013). Tradition. In G. Ritzer (Ed.), *The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Wiley-Blackwell.
- Tylor, E. B. (1871). *Primitive culture: Researche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mythology, philosophy, religion, art and custom*. London: John Murray.
- Usborne, E., & de la Sablonnière, R. (2014). Understanding my culture means understanding myself: The func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clarity for personal identity clarity and personal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44*(4), 436–458.
- Weststrate, N. M. (2021). Using life story methods to illuminate cultural-historical dimensions of LGBTQ+ identity development across generations. In K. C. McLean (Ed.), *Cultural methodologies in psychology* (pp. 3–3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Yin, Y., Jiang, T., Thomaes, S., Wildschut, T., & Sedikides, C. (2023). Nostalgia promotes parents' tradition transfer to children by strengthening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closenes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51*(3), 394–408.

# Perceived Collective Continuity Predicts Enhanced Willingness to Inherit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Mediating Role of Awe in Culture

Yang Lei<sup>1</sup>, Yu Zhaoliang<sup>2</sup>, Chen Weiyang<sup>3</sup>, Zhong Nian<sup>1</sup>

(<sup>1</sup>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sup>2</sup>Department of Applied Psychology,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sup>3</sup>Research Institute of Social Development,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Abstract** Cultural inheritance is recognized as an essential element of traditional cultures, encompassi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core values, norms, and traditions. It contributes to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creative adaptation of cultural elements, which are both crucial for societal progress and the ongoing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With the increasing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today,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look into the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sustainable cultural inheritance to prevent the loss of valuable cultural elements and foster greater cultural adaptations and preservations among future generations. Hence, the present study focuses on the psychological antecedents of one's willingness to engage in cultural inheritance. We explored whether perceived collective continuity would lead to willingness to inheri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how it influences cultural inheritance intentions through the potential mediating role of awe in one's culture.

The current study consists of five sub-studies, with a total of 1,324 Chinese participants. Study 1a ( $N = 317$ ) employed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method to examine the correla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collective continuity and the willingness to inherit traditional culture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Employing a similar cross-sectional design, Study 1b ( $N = 475$ ) further tested the correla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perceived collective continuity and their willingness to transfer traditions directed towards their children. Aiming to demonstrate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forementioned variables, Study 2 ( $N = 185$ ) employed a single-factor, two-level experimental design to examine whether induced perceived collective continuity leads to intentions for cultural inheritance. Using cross-sectional survey and experimental methods, Studies 3 ( $N = 185$ ) and 4 ( $N = 162$ ) tested the mediating role of awe in cultur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collective continuity and the willingness to inherit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results across these studies consistently indicated that perceived collective continuity positively predicts the willingness to inherit traditional culture. Moreover, the effect of perceived collective continuity on willingness to inherit traditional culture was found to be mediated by awe in culture. Specifically, Study 1a reveale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erceived collective continuity and the general willingness to inherit traditional culture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Study 1b showed that perceived collective continuity among parents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both general and specific willingness to transfer traditions directed towards their children. The causal link between perceived collective continuity and willingness to inherit traditional culture is empirically supported by Study 2. Furthermore, Study 3 found that experiencing awe in culture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collective continuity and the willingness to inherit traditional culture. Specifically, perceived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continuity predicted an enhanced sense of awe in culture, which in turn predicted increased willingness to engage in traditional inheritance-related activities. Study 4 replicated the main findings of Studies 1 to 3, and found that induced perceived collective continuity promoted both general and specific willingness for cultural inheritance. Interestingly, awe in culture was found to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collective continuity and general willingness to inherit traditional culture but not specific willingness to inherit traditional culture.

This study not only elucidates the specific socioemotional mechanisms that could foster willingness to inherit traditional culture, but also broaden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social effects of awe in a cultural context. It extends examination of awe subtypes beyond nature-related experiences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effects of perceived collective continuity, expanding this area of research from the intergroup-related domain to the cultural domain. Integrating these psychological insights into the framework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offers valuabl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cultural sustainability. Furthermore, this research contributes to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policymakers and educators in better preserving and revitalizing traditional culture to enrich the lives of future generations.

In summary, the present research found that individuals' perceptions of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continuity predict greater intentions to engage in activities related to the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is predictive relationship is mediated by individuals' experiences of awe in culture.

**Key words** perceived collective continuity,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we, cultural psychology